

鄧穎超主席題詞

新的形勢對政協文史資料
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
們的担子更重了希望你們
發揚成績克服缺點再接再
厲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
設作出新的貢獻

長篇大事紀新元文史
三編存衆言萬象更新
時日繁完成志稿賴羣
賢

諸君大事記海內外史之史蹟神圖總覽界以爲
見識精神既同出一轍

王安縣政協文史研究委員會同左兩正

一九八六年冬月陳福桐

目 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 究委员会组成人员.....	(1)
--	-----

光明磊落 虽死犹生

——记郑代巩同志生平.....县委党史办、县民政局	(2)
记郑代巩文辑录一组.....遵义地委党史办	(10)

诗词三首.....石 勤	(29)
--------------	------

诗词三首.....陈俊夫	(32)
--------------	------

回忆先父郑先辛.....郑代兰	(36)
-----------------	------

持身恭俭 待人宽厚

——记郑绍臣先生.....江定元	(39)
儒中楷模吕世显先生.....吕蜀杰	(42)
解放前的正安县邮电事业.....刘建业	(45)
正安油桐.....县政协文史办	(49)
正安蚕桑.....黄治熙	(53)
书法.....王永锡先生遗迹	(63)

特级教师祝宗杰.....吉林省实验中学编写组	(63)
------------------------	------

就地培训青年 充实干部队伍

——记正安县第二期知识青年训练班.....陈安初	(71)
--------------------------	------

· 3 ·

新兴的正安二中……………李友三 高书颖 (79)

龙王阁……………江定元 (87)

赵郑氏割肱救夫碑识……………袁照明 (90)

一篇禁止捕鱼奇文

……………吴太考、吴太保采访 石勛整理 (94)

将军坟……………冯明忠 陈桂英 (96)

乡土轶事——“哑巴洞”传奇……………邱仲书 冯道猷 (98)

“活阎王”冯佑钊……………磊 丹 (10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安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 务 委 员：郑德明

副主任委员：李可贤

委 员：石 勋

龚克威

简承俊

谢明贵

光明磊落 虽死犹生

——记郑代巩同志的生平

县委党史办 县民政局

郑代巩同志逝世已经四十多年了！然而时间的洪流，生活的波涛，永远冲刷不了人们对郑代巩同志的记忆。党和人民对自己的优秀儿女——郑代巩同志短暂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更将永远怀念，不致遗忘。不管环境有多么的荆棘和艰险，道路有多么的漫长和坎坷，历史于每个忠诚战士对祖国和人民的贡献，总是要给予正确地记载。

郑代巩同志是正安县最早的一位共产党员，也是遵义地区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他曾参加并领导过“九一八”事变后的贵阳学生抗日运动；投入过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抗日初期，组织华北流亡学生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武汉当选为全国学联（即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主席；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间，为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委委员，从事《战时青年》半月刊的编辑出版工作。他对每一任务都完成得有声有色，为人们所赞扬。

郑代巩同志是正安县新州区杨兴乡（地名茶园塘、今大城乡）人，一九一五年（乙卯年）八月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幼年时期在本地的野春园祠堂读书。他父亲郑先辛（又名绍臣）在贵阳的法政学校毕业后任安顺县县长，十一岁的

郑代巩便随父去安顺县，在安顺读小学，其后他父亲调任贵阳县长，代巩又随之前往，就读于贵阳县立中学。一九三二年初中毕业，继续读高中一年多，于一九三四年到南京就读于江苏省立南京中学，后考入北平大学法商系，一九三五年在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武汉、重庆等地做党的地下工作，一九四一年一月在重庆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同年五月由虎口逃出，本欲继续在白区积极开展地下工作，由于敌人追捕甚急，无法活动，乃奔赴延安，听候党的安排。一九四二年因受康生主持的“抢救”运动的迫害，不幸去世，终年仅二十七岁。

代巩同志从小勤奋读书，进步很快，他心地光明，性情纯朴，善于团结同学，共同前进，虽出身于仕宦之家，却毫无少爷习气，从不欺压他人，他青年稳重，爱好篮球，人称少年老成。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我国东北三省，大量日货渗入我国城乡，侵蚀人民财富，国家民族前途堪忧！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泛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浪潮。各地的地下党组织，即时领导人民，反对侵略，抵制日货，号召青年学生走出课堂，奔向战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这时，代巩同志正在贵阳县中读书，在此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秋，古老的贵阳山城到处响起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歌声和口号声，抗日的浪潮冲破了代巩宁静的学生生活，他开始接触社会，进而参加了社会活动。当时，贵阳的学生抗日运动分成两派：一派是由我党领导的，主张抗日救国；另一派则是由国民党策划的，主张所谓“读书救国”。代巩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和经济掠夺极为愤慨，他在贵阳县中

教务主任王凤翔的支持下，联合该校爱国青年与贵阳各校的学生共同组织“抗日学生救国团”，代巩是贵阳县中的学生代表，也是抗日学生救国团的领导人之一，他和同学刘以德、刘慈元等积极宣传抗日，广贴标语，发动群众抵制日货，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冲破逆境，讨论时政，站在时代先头，勇敢地战斗。

一九三三年，抗日学生救国团在贵阳新市场开会，结队游行示威，抗议贵州省军阀镇压爱国学生，并向省政府请愿。为了壮大抗日力量，接着便将他领导的贵阳县中同学联合徐健生同志领导的一中同学拼力打碎了贵阳出售日货的官僚资本“恒星益”百货商店，把日货抛在街上，显示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及奸商势不两立的豪迈志气。这家恒星益商店，代巩的父亲也投有股金，但他以民族利益为重，抛弃了家庭利益，由于这次活动，他的父亲郑先辛（当时任贵州省财政厅厅长）受到省主席指责：“你的少爷也是一个为首者！”迫于形势，代巩毅然离开了贵阳，怀着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愿望到南京读书。

一九三四年，代巩在南京中学读书时，由于国民党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欲望得尺进丈，气焰十分嚣张。目睹国难深重，民族危岌，代巩的抗日意志更为坚强，他积极地组织同学，东奔西走宣传抗日，动员群众支援抗战，宵旰忧勤，席不暇暖。代巩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们的注意和监视，终于与陈曾固等同志被南京宪兵司令部拘捕入狱。后经其父多方营救，才获释放。出狱后，年刚十九岁的郑代巩，仍不畏强暴，不顾安危，继续勇敢地投入抗日救亡的火热的斗争生活。

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越演越烈。当时的北平，反侵略、反饥饿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正在北平大学读书的郑代巩怀着满腔义愤，一面在大学读书，一面从事抗日学生运动，他组织同学深入工厂、学校，散传单、作讲演，奋不顾身地加入“一二九”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代巩同志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同年，他在北平大学法商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实现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理想，其革命意志，更加旺盛。这时，郑代巩同志才二十岁。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平津相继失守，各族人民伟大的全面的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发表国共合作宣言，争取国民党抗战到底，并将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东渡黄河，挺进华北，打入敌后，与日本侵略军作顽强的游击战、运动战，打击日寇的有生力量。代巩同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由北平经上海抵南京，在党的领导下，和一些流亡同学组织平津流亡同学会（后改名华北流亡同学会），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和政策。当时，国民党为了限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由南京政府的教育部派人出面，要解散平津流亡同学会这类流亡学生的抗日救亡组织，并对他们提出了三条办法：一、愿回家的，免收车船费，遣送回家；二、愿求学的，介绍转入适当的学校；三、愿工作的，即刻收入陈立夫主办的“训练班”。代巩等拒不接受，因此，以“主要分子”而被南京宪兵司令部逮捕，后经我党多方营救及其族兄郑代恩的活动，始获保释。代巩同志并不因两次入狱而挫伤斗志，他出狱后肩负着国家民族救亡图存的重担，离开南京继续从事革命工作，显示了他坚韧

不拔的革命意志，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

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共长江局青委在武汉以平津流亡同学会、青年救国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青年抗日救亡组织为发动力量，组织各地学联负责人，筹备召开全国学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即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三月二十四日，全国学联筹委会在日租界小西路十五号举行预备会，选出临时主席团，代巩同志为主席团成员之一，蒋南翔、黄华等九人为大会秘书，蒋南翔同志任秘书长。三月二十五日，全国学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汉口总商会礼堂召开，代巩同志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他指出此次会议的目的，在于统一青年意志，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此次会议有七十三个单位，一百二十三名代表出席，国共两党负责人及各界人士周恩来、王明、陈诚、邵力子、于右任、黄琪翔、郭沫若等出席了大会。大会选举郑代巩同志为学联主席，蒋南翔为秘书长。同时，还组成了有成员三人的学联党团，他们是：蒋南翔（任书记）、郑代巩、陈柱天（参加世界学联代表）。会后，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代表们分别回到各地开展青年学生的救亡运动。此时，郑代巩和蒋南翔等同志驻学联留守处（后改名学联办事处），负责处理学联日常工作。由于他在学联工作，名声很大，国民党对他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进行拉拢，但代巩同志坚决拒绝了金钱、地位的引诱，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后因武汉形势危急，留守处奉命撤退，郑代巩同志经长沙、桂林、贵阳至重庆，所到之处都和当地我党领导下的青年一道进行抗日救亡工作。他路经贵阳时，曾找贵州地下党负责人秦天真同志接头，检查了贵州的学联工作。

• 6 •

一九三九年，代巩同志曾一度住在成都家中（当时他家住成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虽然家庭经济比较富裕，但他穿着极为朴素，全部精力都贯注于革命事业，他总是鸡鸣而起，往往深夜方才回家，连饭都顾不上在家里吃。为了严守党的组织纪律，保守党的机密，他所去的地方和活动情况，从不告诉任何人。不久，他又从成都到重庆，住在枣子岚垭犹庄。

一九四〇年的重庆，已是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的大本营，也是国民党反动派控制最严的地方。这时，年仅二十五岁的代巩同志，在党的教育和环境的磨炼下，显得更为成熟和稳重。他戴着一付银边近视眼镜，讲话韵味深长，语言清晰，面容文静，给人以和蔼可亲的印象。他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一面和袁仲昂等几位青年创办《战时青年》半月刊，作为引导青年树立革命思想的工具。他还经常指引一些青年到三联书店看进步书籍，向青年讲“八百壮士”的壮烈事迹、“南京大屠杀”的残暴罪行、“台儿庄会战”的胜利战果、“百团大战”的英勇声威等故事，用以教育青年鼓舞青年。他还经常在重庆儿童书店、新华日报社和延安来的同志接触，聆听党中央的教诲。

为了办好《战时青年》刊物，他坚持我党的抗日主张，团结同志，克服困难，不畏艰险，奔走各校，联络进步同学，他自己经常写稿到深夜，使该刊物越办越好，盛极一时，销量惊人，成为青年热爱的读物。每当发出敌机空袭警报时，为了保护刊物，代巩同志宁愿什么都不要，只顾着一只提箱，寸步不离，把它当成他的编辑室，里面装的都是《战时青年》的文稿，如有遗失，等于失去力量。当年也在

重庆工作的邹韬奋先生见此情景，便在他的《患难余生记》中对代巩同志这种公而忘私的精神作了高度的评价，誉为是“最可爱的一位青年朋友”、“全国学联的一位健将”。

一九四一年一月七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重庆大肆逮捕“异党分子”和革命青年，这年的一月底，代巩同志因“异党分子”之嫌，被国民党逮捕，囚禁在中统特务所辖的川东师范秘密监狱里（这是他为革命事业受到的第三次牢狱之灾），并查封了《战时青年》刊物。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决定枪杀代巩同志，后经通过各种关系多方营救，始获同意将他从川东师范的秘密监狱移出，转到复兴关马家祠的“劳动服务营”，编入第五中队“受训”。同年五月，代巩同志寻机摆脱敌人的监视逃了出来，匿居在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后在办事处的安排下，转移至延安，回到党的怀抱，一九四二年不幸逝世。

代巩同志的一生是短暂的一生，但他却是忠诚于国家民族、忠诚于党的事业、孜孜不倦地在自己岗位上献身的一生。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在国家民族处于危亡的关键时刻，他毅然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坚定不移地走上了艰难、伟大的革命道路，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进行顽强的斗争，终于成为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曾三次锒铛入狱，但革命意志毫未衰竭，出狱后又为自己的信念而战斗。他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他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后 记

我们按上级的要求和有关精神，收集整理郑代巩同志的生平革命事迹，感到任务艰巨，也感到光荣。为了能尽量正

确地撰写郑代巩同志的生平事迹，激励青年，教育后代，振兴中华，我们按照组织原则，在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的关怀和帮助下，走访了中共中央组织部，走访了郑代巩同志生前的战友、同学、亲属、朋友：徐健生、秦天真、郑代兰、郑代绥、叶菊芬、郑亚宇、郑仲、霍祖培、郑和周等，并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同时，我们还查阅了有关记载郑代巩同志生平史实片断的书刊：张作群同志写的《抗战初期武汉青年运动》（载《武汉党史通讯》一九八五年第五期）、《邹韬奋文集》第三卷第371页（三联书店出版）、黄秋耘同志写的《风雨年华》第31页（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朱语今同志回忆《我所知道的郑代巩同志》（《遵义地区党史资料》第十八期，一九八四年九月三十日）。

尽管如此，但由于郑代巩同志少年离乡，青少年时代的活动都在外地，资料很不齐全，加之时间仓促，我们水平不高，因此，难免有错漏之处，敬请上级部门、有关单位和读者批评、指正。

梁柱绩

执笔：

赵永辉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编者注：本文编者略有修改

记郑代巩文辑录一组

遵义地委党史办

《中英中美南方局大事记》

〔讨论稿〕摘录：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由二十五位参政员召集的宪政座谈会推定之宪政促进会筹备人沈钧儒、董必武、张申府等在巴蜀小学首次召开筹备会议。到会者有孔庚、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董必武、钱俊瑞、史良、刘清扬、韩幽桐、曹孟君、张晓梅、黄薇、胡子婴、张申府、朱楚幸、于毅夫、郑代巩、潘梓年等五十余人。会议推定孔庚、张申府、董必武、秦邦宪、刘清扬、章乃器、褚辅成、沈钧儒、左舜生、李中襄、史良、曹孟君、张友渔、许宝驹、许崇炎、黄炎培、莫得惠、章伯钧、沙千里、梅龚彬、康心之、于毅夫、韩幽桐、周敏岳、李璜等二十五人为常务委员组成宪政促进会常委会，下设秘书处及宣传、联络、研究三个委员会。筹备会的八十五人每人均自动参加一个委员会。一面积极进行筹备，拟在次年一月中成立正式组织，同时进行宣传联络研究工作，以扩大影响，促进宪政良好实现。

……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日 ……

重庆青年宪政问题讨论会在中山三路美专校大礼堂举行。到会的有潘公展、汤如炎、张潜、周仕珊、陈开国、杨平章、方采芹、叶麟贞、郑代巩、谢寿国、邹韬奋、汪观之等及各界青年代表五百余人。会上讨论了“青年对宪政应有之认识”等问题，并决定筹组中国青年宪政促进会。邹韬奋在会上详尽的讲演了实施宪政的有关问题。

(摘自红岩革命纪念馆一九八三年十月编
《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讨论稿)第26、
27页。)

《战斗在一二九运动的前列》摘录：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炮轰我芦沟桥，……
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开始了。

……

从济南“南下”的清华同学，在“平津流亡同学会”的组织下，分批到了南京、武汉、开封和西安等地。他们和平津各校学生一起，每到一处组织起“平津流亡同学会”，一面接待后到的同学，一面在当地为打开抗日救亡的局面而投入紧张的工作。

……

这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对学生的抗日救亡工作仍然百般压迫。南京的平津流亡同学会是由何礼、王文彬、刘玉柱、郑代巩等人负责。国民党当局为平津学生设立了一个军事训练班，一天到晚叫他们按“一、二、一”的口令上课，听其

“精神训话”。训练班成了囚禁平津学生的活监狱。后来，国民党当局看见学生不听他们的那一套，将南京的平津流亡同学会查封了，并把负责人扣留了三、四个礼拜。同学们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坚决斗争。中共南京市委动员了一批平津学生和南京学生组成了一个“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参加者六十多人，团长由清华学生董凌云接任。他们由南京出发，先后到过淮南煤矿及合肥、巢县、无为、芜湖等地，进行了演出和宣传，受到了当地学生和民众的欢迎。荣高棠等人在济南成立的“平津学生移动剧团”也曾来南京招去了一批平津流亡学生，然后在河南开封等地进行了宣传活动。

（摘自清华大学校史编研组《战斗在一二九运动的前列》第88、90、91页。）

邹韬奋同志回忆录：

“人事摩擦”往往和“文化摩擦”连结在一起。说到这一点，我想起最可爱的一位青年朋友，他叫郑代巩，原来是全国学联的一位健将，随后就主持救国会青年部工作。为了〔人〕深沉忠实而耐劳，他在重庆差不多以个人力量支持《战时青年》月刊，不畏辛勤，奔走各校，联络进步同学，使该刊成为他们的思想机关，故销数惊人，为青年刊物冠。最有趣的是当空袭警报来时，你可以看到他什么都可以不拿，必须拿的是一个他所最宝贵的提箱，很沉着地一步一步地向防空洞走，那只提箱就等于他的编辑部，里面有的是《战时青年》的文稿校样等等！这样忠诚于工作的可爱的青年，这样

不畏艰苦的青年，又被特务老爷认为具有“异党分子”的资格！有一天他在马路上被一个特务老爷拿出一枝手枪威胁着绑去，和邵文哉关在一处。文哉将放出的时候，他很诚挚地偷偷嘱托文哉传给救国会同志令人听了流泪的话：他嘱同志们放心，他宁愿一死，绝对不会做出对不住同志们的事情。听说特务老爷们也很佩服他的能力，所最不满意的就有“异党分子”的嫌疑！后来他们决定把他枪决，我们得到这个消息，都为这位同志痛哭一顿。可是郑代巩的本领真大，不知怎样竟被他逃了出来？我们大家得到了这个喜信，都喜欢得说不出话来！

（摘自《邹韬奋文集》第三卷第317页
《患难余生记》第二章：《离渝前的政治形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一九七八年十月北京第五次印刷。）

黄秋耘同志回忆摘录：

我们这个时代太动荡了，变化得太急剧了，和我同时代的战友，有的人，例如凌松如、杨学诚、孙世实、黄诚和纪毓秀等烈士，已先后牺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苦斗中，他们是死得其所的；但是还有一些人却死在“自己人”的监狱和劳改场里。过去曾经有过这样的艰难时世：落在我们头上的“自己人”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枪弹和炮弹并不见得比来自敌人方面的少一些。前全国学联主席郑代巩同志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不幸逝世的。……